

光明日报群工部编

知识界热门话题

- 职称议
- 老年迪斯科
- “放活”教授
- 稿酬问题的多角透视
- 呼唤版权法
- 大学生如何勤工俭学
- 送礼风刮进医院

ZHI SHI JIE RE MEN HUA TI



光明日报出版社

知 识 界 热 门 话 题

光明日报群工部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知识界热门话题

光明日报群工部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孙史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小32开本 4.125张 70千字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1—6,500册 定价, 1.40元

ISBN7-30014-382-1/C·019

目 录

代序：话是开心的钥匙	汪波清 (1)
我为什么喜欢老年迪斯科	(3)
职称议	林玉树 李昌芳等 (10)
读者争说“职称议”	吴小京 白英 (27)
企业里的职称改革	林玉树 林英 吴小京 (37)
酸甜苦辣的多味瓶	林玉树 林英 吴小京 (44)
百舸争流方向明	林玉树 林英 吴小京 (49)
“放话”教授	林玉树 唐旬 洪颖 (54)
《“放话”教授》刊登以后	喻国英 孙大卫 白英等 (74)
稿酬问题的多角透视	张爱平 (82)
呼唤版权法	刚建 (98)
喜忧参杂的冲击	王小林 王昭杰 (104)
大学生应该如何开展勤工助学.....	毛荣方 (108)
高校毕业生为什么不愿到基层去?	易运文 (111)
医疗计量器具岂可带“病”工作	孙大卫 (118)
送礼风刮进医院 众病人苦诉衷肠	成仲言 (122)
后记：敢于碰知识界的“热门话题”	林玉树 (125)

话是开心的钥匙(代序)

汪波清

“话是开心的钥匙”。天下多少事实证明，这实在是一句让人明事达理的良言。

在今天这个改革的年代，生活中有一个常见的现象：谈起改革，有人连呼赞成，有人说费解；有人表示高兴，有人感到忧虑；有人说它利大，有人则说弊多，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个个互相撞击的矛盾。历史要前进，矛盾需克服，怎样克服？路子有了，办法之一就是对话。对话一兴，上下左右，情来理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得到沟通，认识随之提高，思想趋向统一，改革事业也就向前发展了。

人尽皆知，我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研究员、工程师、医生、演员等，是一支思想活跃、以助推改革为己任的优秀队伍。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烦恼和不那么顺心的事情。他们在访友聚会的时候，少不了也要诉述衷肠，议时论事，什么职称啦、待遇啦，等等，一时成了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

既然触到了知识分子的心事，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知识界桥梁的光明日报，怎能不把那些“热门话题”放在自己采访和写作的视野里呢。接着一批记者出动了，他们沉入“热门

话题”的深水之中，与知识界朋友促膝恳谈，直至夜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仅群众工作部，今年以来就发表了《职称议》、《放话教授》、《企业里的职称改革》等通讯和调查报告，颇受欢迎。现在，根据读者朋友的建议，他们将集篇成册，书名为《知识界热门话题》。愿它能成为一把钥匙，帮助你打开心中的锁头，给你带来抚慰、幸运和新的力量。

我为什么喜欢老年迪斯科

致读者：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或微观，或宏观，或掌握过去，或探索未来……知识无边无际，知识界思想活跃。《光明日报》作为知识分子的报纸，我们今天开辟《知识界热门话题》的专栏，推出第一组稿件“我为什么喜欢老年迪斯科”。您将从一个侧面看到知识界朋友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过程中，他们的欢欣。这些短小的稿件，就象一束艳丽的鲜花，给您一阵清香，令您激动，令您奋进。

《知识界热门话题》这一专栏，是属于您、属于他、属于我们大家的。我们殷切地希望知识界的朋友，都来关心这个属于大家的专栏，及时地、经常地把您和您周围同志关注的问题，您的欢乐，您的思绪和建议，写成短小精悍的文章寄给我们，以充实和活跃这一专栏的内容。

《知识界热门话题》这一专栏，是知识界朋友共有的一块小小的议事园地。大家的园地要大家来耕耘。欢迎您提供选题，提供思路，大家来把这块园地办好。我们编辑组的同志愿意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为您，为他，为大家做好服务。

青春常在其乐无穷

不少老年人曾认为，迪斯科是低层次的，文明人不宜接近它。奇怪的是，当老年人真正接触，用强烈节奏和重音伴奏的这种舞蹈性极强的迪斯科健身操时，一下子就爱上了它，一跳乐，二跳热，简直有点乐此不疲了。

我觉得老年迪斯科是一种健身操，而健身操就有着青春的活力。老式的服装，青蓝灰黑的色彩对迪斯科来说似乎不大合适了，只有更新服装才能与之谐调。于是，色彩鲜艳、款式新颖的服装上身了，淡淡的化装、少量的首饰出现了。家里人看到我跳老年迪斯科后，都说：好极了，真漂亮。老年朋友看着，又高兴，又惋惜，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只是年轻时没有机会。好在从现在开始，为时还不晚。当我们打扮起来参加北京电视台《中华之光》体育文艺晚会录相时，西苑饭店大厅里有人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旅游团，是香港的，还是新加坡的老太太？”我们笑了。我们是道地的北京老太太。

有些老年朋友身体小有不适，坚持来练几次，感觉好多了。要说健身操能代替医药，那有点夸张。但是每周练几次，每次摆动身体成百上千次，出了一身透汗以后，就觉得吃得香、睡得香。回家以后，和子女们也多了共同语言，心情格外舒畅。

我们的街坊，邮局的营业员、副食店的售货员、小摊上的裁缝，本来就认识，常常打招呼。电视节目播出以后，见面第一句话就夸我们跳得好。农贸市场一位卖白菜的农妇认

出了我以后便说：这样活着有意思，连我也想跟您学。

老年朋友们，欢迎你们也来参加，迪斯科健身操会使你青春常在，乐趣无穷。

广播电影电视部 中 理 （60岁）

我学跳老年迪斯科焕发了青春

我已年过花甲，是多年从事财务工作的机关干部。近几年，由于身体多病，没有上班，在家休息。对于疾病、往事、家庭琐事想得过多，情绪急躁烦闷，精神不愉快，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去年10月的一天，早晨出去散步时，看到我家附近的花园内有10来位老年同志学跳老年迪斯科。教跳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同志，她笑容满面，声音响亮，舞姿优美，显得那么年轻、漂亮。我越看越喜欢，心里想，他们能跳，我也能跳，后来便大着胆子参加进去，试着学跳。参加次数多了，老师夸我学得快，跳得好。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老师不在时，大家就推我领跳，我也模仿老师的样子，面带笑容带领大家按着节拍跳起来。现在我跳迪斯科来瘾了，每天准时到达，风雨无阻，从不迟到缺勤。在家闲时就放录音机自跳，跳得越来越熟练，兴趣越来越浓。

过去，孩子们在家练跳迪斯科舞，扭扭摆摆，我觉得不像样子，看不惯，不顺眼，还批评过他们。现在我不再反对孩子们跳迪斯科了。有时我们还老少三代伴随迪斯科舞曲跳起来，跳得愉快，跳得开心。晚上我还带着老伴跳，他也感

兴趣了，说这有益于身心健康。

我们在一起跳老年迪斯科的同志，个个兴致勃勃，劲头十足，都说自己有变化，过去睡不好的现在睡好了，吃不下东西的现在能吃了，关节痛的减轻了，过胖的减肥了，身体虚弱的变结实了。我们的教练，过去体重80公斤，冬天还要增加，今冬体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4公斤。

通过这几个月学跳老年迪斯科，我也深深感到自己有不少变化。主要有：一，思想开朗了。过去常因一点小事钻牛角尖，想不开，唠唠叨叨。现在一有空，除看书、织毛活外，就放音乐跳舞，精神愉快，情绪振奋。二，身体变好了。过去有点神经官能症，睡不好、烦躁，经常看病吃药。现在很少看病吃药，睡得熟、吃得香，觉得身体有劲了。三，生活充实更美好。过去老气横秋，不注意穿戴，对付过日子。现在通过跳舞，充实了生活内容，觉得生活应当美化。最近参加表演时，我还借女儿的红白黑三色蝙蝠衫，打扮得漂亮些，年轻些。孩子们说没想到妈妈也变了，爱跳爱美爱打扮了。我自己也感到通过跳舞显得年轻了，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林业部 陶素清

丁一岚认为：

老年迪斯科受普遍欢迎有

社会因素和时代背景

近日，记者就老年迪斯科为什么会受到普遍欢迎的问

题，采访了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丁一岚。

丁一岚说，她过去对年轻人跳迪斯科很反感，认为下流，不健康，一看他们扭就不习惯。其实秧歌舞也是扭的。1983年、1984年她访问罗马尼亚和联邦德国时，看到在公园餐馆就餐的人，一听奏乐，就跳起迪斯科来，很欢快，很少有不能入目的舞姿。迪斯科在世界上很普及，有群众性。她认为我们的报纸过去对迪斯科的宣传有片面性，没有介绍它健康、欢快的内容。

丁一岚说，她自己学跳迪斯科带点偶然性。1987年7月，她代表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去上海参加上海女记者联谊会成立两周年纪念会。会议结束时，老年迪斯科舞编创者陆鸿斌即席宣传老年迪斯科舞的意义，还示范表演。陆说：“老年人应打开紧锁的心扉，呼唤欢乐，呼唤青春。”丁一岚认为陆这句话说得很好，老年人不应该死气沉沉，应当有欢笑，有色彩。陆编的这套舞适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节奏既稳重，又活泼欢快。在未邀请陆老师来京传艺之前，她就参加了学跳老年迪斯科的队伍。

老年迪斯科原来风靡上海，去年闯入北京。丁一岚认为，这是因为老年迪斯科舞简单易学，又富于艺术感染力，人家一扭，你就想跟着跳。而且跳起来确实很有好处，能锻炼筋骨，振奋精神，使人欢快，并且还有减肥作用。有位女同志坚持跳，腹部已小了十厘米。

她认为，老年迪斯科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有一定的社会因素和时代背景。

首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安定团结，受委屈的老同志得到平反，落实了政策，大家心情舒畅。老同志

忙忙碌碌一辈子，离退休后，不甘寂寞，想找机会再做点事。同时也想锻炼身体，这就需要欢乐，需要参加集体活动，彼此交流情感。于是就有人编创老年迪斯科，并获得推广普及。

其次，由于开放、搞活，解放思想，老年人的思想也解放一大步，能够接受新事物。如果放在十年前，一些老年人穿着花裙子跳迪斯科，简直不可想象。

第三，现在整个社会关心老年人，关心他们的生活、婚恋等各方面的问题。社会上对老年人的观念更新了，这也促使老年人解放思想，去接受并欢迎迪斯科这样的新事物。

本报特约记者 林竹君

老年学舞小记

人，总是要老的，进入老年，会出现叹老又不服老的心理。我已年过60，当熟人见到我时，总是安慰地说：“你真不显老！”其实，说真话的还是小孩。十年前，我就在公共汽车上听到给我让座的一个小孩叫了一声：“奶奶！”当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奶奶”时，就意识到我真正进入了奶奶辈份。

去年，我离休。生活天平上象少了一个砝码。为了寻求精神的平衡点，我有时重操旧业编编写写；有时还得回到锅台灶台去。说也遗憾，活了半个多世纪，不会跳舞、唱歌，没有几个艺术细胞；也没有修饰打扮、穿着时装的爱好。长期的职业习惯使我惯于弓背伏案，有时还少不了--一副老气横秋

模样。现实生活色彩纷呈，传统意识却使自己过于色调单一。

去年秋天，被誉为“迪斯科皇后”的陆鸿斌老师从上海来京教舞。我一听到是迪斯科舞，想到那狂热的乐曲、扭腰摇身的动作，觉得不雅，无心去学它。可是，教舞的场所就在我家门口，我只是好奇地去探看老年人怎样跳这个舞，不看则已，一看耳目为之一新，和我同龄的陆老师满头银丝却穿戴入时。当迪斯科乐曲奏响，她和着节拍矫健地跳起来。舞姿优美、大方、舒展。顿时把一些来观看的男女老年人都吸引到学舞的行列，好不热闹，我也情不自禁地被卷了进去。

学舞数天，渐渐有了兴趣，我感到音乐、舞蹈、体育、美育融为一体。它陶冶人的情操，驱散人的疲劳感，沉淀精神的不快和烦恼，身心为之舒畅起来。

新年前夕，北京电视台拍摄《中华之光》迎新年文艺晚会实况，邀请陆老师再次来京录制老年迪斯科健身操。陆老师带领我们20名男女老年学员去西苑饭店大厅表演并录像。这天，我们这些老者一改旧装，穿上了各色各式时装，化妆师为我们略施粉黛，轻描眉眼，一个个老年人精神焕发，显出了老年人的健美。生活本来就是这样，老年人应该有自己的欢乐。

在休息室里，著名女青年歌唱演员金曼看着我们这些老年人出神，她蹦出一句话：“我多希望我的妈妈也来参加你们的行列。”

我带着兴奋的心情、轻捷的步伐跳上回家的电车，一位小女孩从双人座位上移坐到一边，叫了一声：“阿姨！坐这儿。”好一声“阿姨”，我豁然觉得自己比十年前年轻了许多。

北京 黎迪（61岁）

职 称 议

编者按：职称评定工作的改革，同任何一项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一旦出台，就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也伴随着众多的议论。议论风生，这是一件好事。通过议论，人们对某方面改革的目的、具体措施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将愈益明确，对存在的问题，也会越议越清楚，议论可使改革深入人心，也可推进改革的深化，完善改革的措施。这种新情况，一改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很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从今日起，本报将陆续刊登由记者林玉树、李昌芳、喻国英、孙大卫、梁捷、林英等集体采写的通讯《职称议》，请同志们一读。

在家人团聚、老友相逢之时，在校园内外，知识界的朋友常常谈论着同一个话题：职称改革。

无论是知识分子本人，还是他的妻子儿女、父老乡亲，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还是无关的人，一经碰面，也常常谈论着同一个话题：职称改革。

被别人评聘的，抑或评聘别人的，被评上的，抑或没有被评上的……职称，职称，牵动着每个知识分子的心。有的

欢乐，有的忧愁，有的奋起，有的惶惑！

职称改革，开始在校园内轻声细语地传递，慢慢地成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议题；原来，它是一支欢快的轻音乐，后来，它成为气势磅礴的变奏曲！

从去年12月中旬到今年1月底，我们走访了北京几十个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听着、记着、想着，追寻职称改革的踪迹，捕捉这支变奏曲的音符。现在把这组稿件奉献给我们知识界的朋友。愿您从中获得启示和思考。

议论之一：如何评价职称的改革？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职称改革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增添了活力，也带来实惠

这次职称改革工作从1985年夏天开始。在我国教育、科研、卫生等行业中，有18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这项改革工作。

在知识界评定职称，早已有之。教育系统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科研部门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见习研究员；其它系统也有与此相应的职称。职称改革，在于把职称评定工作改为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技术职务仍然沿袭以前的名称，但内涵却有了充实和更新。

过去的职称，是个称号，是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反映；现在的专业技术职务，既反映水平，又与职责相结合。

过去的职称，不一定要与岗位相谋合；现在的专业技术职务，必须根据工作的需要而设置岗位。

过去的职称，不受名额限制；现在的专业技术职务，强调按照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应有的合理结构，确定高、中、初

级专业技术人员的限额。

过去的职称，是“一锤定音，终身享有”；现在的专业技术职务，是评、聘结合，用人单位和被用人有应聘与拒聘、解聘与辞聘、续聘与不续聘等权利，聘任有任期，改变了职称的“终身制”。

对于这项改革，以往我们没有做过，领导方面经验不足，知识分子也有个理解的过程，自然众说不一，议论纷纭。据我们了解，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职称改革的方向是对的。

在全国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我们看到了一份饶有趣味的报告。去年7月，他们对高教、科研、卫生三个系统的24个基层单位，进行“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效果评价”的抽样调查，结果是：

持肯定态度的占89%，持否定态度的占11%；

能变压力为动力的占50%，没有压力的占21%，有压力并感到是一种精神负担的占29%；

认为能保证和基本保证评审质量的占82%，认为做法不妥或不能保证评审质量的占18%。

大多数知识分子说，专业技术职务是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是对他们工作态度的肯定和业务水平的承认，使他们看到希望，激发起更大的工作热情。

在中南工业大学，过去每次职称评定后，就出现一次讲台换班，晋升到高级职称的教师纷纷离开讲台，“让位”给未上高级职称的教师，于是出现了教授不教，讲师不讲的现象。评时，教师找校长、系主任；安排任务时，校长、系主任求教师。据统计，1983年上学期，全校开出254门本科生

课程，正副教授只主讲48门，占19%。实行聘任制后，1987年上学期，本科生课程的44%的教学任务，都由正副教授主讲。在北京大学，实行聘任制前全校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研究生的必修课中只有30%由正副教授担任，现在已有70%以上由正副教授担任，加强了教学第一线，大大提高了教学水平。

1986年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实行聘任制后的第一年，普遍感到每人的专业技术岗位比以前明确，因而学习业务，刻苦攻关的劲头加大，这一年就完成了几百项科研任务，其中有225项科研成果得到鉴定，有一千多篇论文在各级刊物杂志上发表。

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这次职称改革，推进了专业技术队伍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技术人员队伍的年轻化。中国科学院拥有各种专业技术人员5万多人，高级与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原为1:12。一些本应由高职人员承担的科研项目，只能由中级人员去顶班；一些承担大型攻关项目，有的资金近千余万元，项目负责人的职务得不到晋升。这种局面远不适应教学和科研体制改革的需要，妨碍了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使每一个专业技术人员都能与本人的知识、能力和客观需要相适应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大批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得到晋升，使我国专业技术队伍结构趋近合理化，年龄结构年轻化。中国科学院现在高级与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已达到1:3.3，50岁以下的研究员过去只有11人，去年增加到159人，45岁以下的副研究员也由评聘前的80人增加到500人。整个高校系统的教授和副教授在教师队伍中的比例增加到22%，教授的平均年龄由69岁下降到59岁，副教授的平均年龄由57